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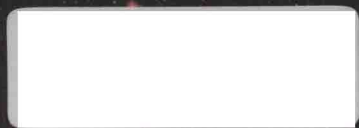


the host

宿主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邵庆华 林佳嫣 李令慧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邵庆华 林佳嫣 李令慧 译

桂图登字：20-2008-138

Text copyright © 2008 by Stephenie Mey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宿主 / (美) 斯蒂芬妮·梅尔著; 龚萍等译. —2版.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The Host

ISBN 978-7-5448-4396-6

I. ①宿… II. ①斯…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3795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张 瑾 封面设计: 严 冬 责任校对: 张琦锋

责任监印: 刘 冬 版权联络: 董 蒙 营销主理: 张 猛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19 字数: 60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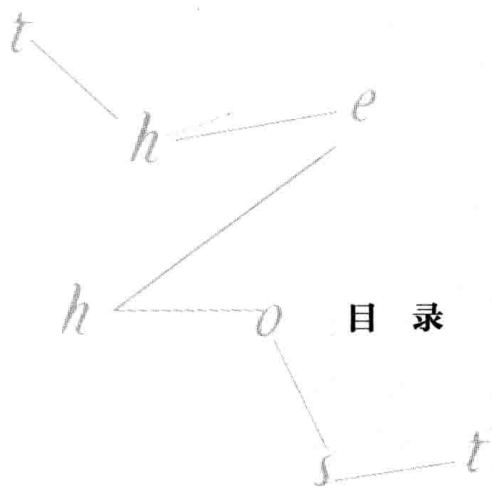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3次印刷

印数: 120 001—135 000册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目 录

序幕 001

回忆 / 005

窃听 / 009

抵抗 / 016

梦境 / 025

领悟 / 035

尾随 / 043

正视 / 053

相爱 / 062

发现 / 075

转变 / 087

脱水 / 094

失败 / 105

判决 / 112

争议 / 125

守护 / 131

任务 / 139

拜访 / 151

警告 / 163

抛弃 / 174

释放 / 183

称呼 / 194

破冰 / 205

坦白 / 214

容忍 / 225

内疚 / 236

归来 / 247

犹豫 / 258

无知 / 267

背叛 / 279

简化 / 290

需要 / 301

埋伏 / 316

怀疑 / 325

埋葬 / 335

审判 / 346

相信 / 355

渴望 / 365

触碰 / 374

焦虑 / 385

恐惧 / 397

消失 / 406

被迫 / 417

疯狂 / 425

疗伤 / 436

成功 / 446

围炉 / 456

工作 / 464

滞留 / 473

审讯 / 484

牺牲 / 494

准备 / 503

分离 / 514

临刑 / 525

失忆 / 536

留恋 / 545

熔铸 / 556

完成 / 563

结束 / 574

回忆 / 580

尾声 / 590

序 幕

医师的名字叫“浅滩深水”弗沃兹·迪普·沃特斯。

因为它是一个灵魂，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综合体：慈悲怜悯、坚韧容忍、正直可靠、德高望重且充满爱心。

对弗沃兹·迪普·沃特斯而言，焦虑是一种不寻常的情绪，恼怒就更加罕见了。然而，因为弗沃兹·迪普·沃特斯生活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这样的情绪有时是不可避免的。

听到手术室的遥远一角传来治疗系的学生们嗡嗡的耳语声，他将双唇紧闭成一条坚硬的线。这种表情出现在一张经常微笑的脸上，令人感到相当的不谐调。

达伦——他的全职助手，看见他僵硬的表情，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

“他们只是好奇，弗沃兹。”达伦轻声说道。

“一次植入是几乎没有任何趣味或挑战性的手术。在紧急情况下，任何灵魂即使街上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手术，今天通过观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学习的东西。”弗沃兹惊讶地听到自己尖锐犀利的语气取代了他一贯平和的嗓音。

“他们之前从未见过成年人类。”达伦说道。

弗沃兹扬起一边的眉毛：“他们是不是瞎了，以至于看不见彼此的脸？他们难道没镜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一个原始人，还没有灵魂，一个抵抗组织成员。”

弗沃兹注视着那个趴在手术台上失去知觉的女孩身体。想起她被猎人们带到治疗室时遍体鳞伤、孱弱的身体状况，他的内心充满了怜悯。她忍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

当然现在她状态良好——已经完全被治愈了，弗沃兹能够确保这一点。

“她看起来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什么两样，”弗沃兹低沉地对达伦说，“我们都有着人类的面容，并且当她苏醒的时候，她也将是我们中的一分子。”

“就是这个令他们兴奋激动，仅此而已。”

“我们今天植入的灵魂值得获得更多的尊敬，至少比这样被人围观她占有宿主的身体更多一点的尊敬。当她适应的时候，她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让她经历这一切实在是不公平。”所谓“这一切”，他并不是指被围观，弗沃兹听到他自己的语气又重新尖锐起来。

达伦又拍了拍他的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猎人需要情报，并且……”

当说到**猎人**这个词的时候，弗沃兹给了达伦一个愤怒的眼神，达伦瞬间被镇住了。

“抱歉，”弗沃兹立即道歉，“我并不想反应如此消极，我只是很担心这个灵魂。”

他的视线移到手术台旁边架子上的低温箱上，低温箱的指示灯发出稳定的、暗红色的光，表明它已被一个灵魂占据并且正处在冬眠状态。

“这个灵魂是为了这项任务而被特别挑选出来的，”达伦安慰他道，“她是我们中的佼佼者——比其他大多数灵魂都要勇敢，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相信她是一个志愿者，如果能够问她的话。”

“如果为了更多人的利益要去做些什么的话，我们当中哪一个不是志愿者呢？但是情形果真如此吗？这难道是在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她是否出于自愿，而是让所有灵魂去承受这一切是否合理。”

治疗系的学生们也在讨论正在蛰伏的灵魂，弗沃兹能清楚地听见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越来越兴奋，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

“她曾在六个星球上生活过。”

“我听说是七个。”

“我听说她从没在同一类宿主身上寄居过两任。”

“那可能吗？”

“她几乎当过一切东西，花、熊、蜘蛛……”

“海草，蝙蝠……”

“甚至还有龙！”

“我不信——不可能是七个星球。”

“至少有七个，她是从始祖星球开始的。”

“真的吗？始祖星球？”

“请安静！”弗沃兹打断道，“如果你们不能用专业的眼光安静地观察，那么我将不得不要求你们出去。”

这六个学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在尴尬窘迫的气氛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侧着身子悄悄离开了。

“我们开始手术吧，达伦。”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需要的药物都已放在那个女孩的身边了。她乌黑的长发被外科手术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纤细的颈部袒露在外面。在深度麻醉下，她的呼吸平稳舒缓。她古铜色的肌肤上几乎没有一道伤痕显示她所遭遇的……事故。

“达伦，现在请开始融解程序。”

这个一头灰发的助手已经等在低温箱旁边了，他把手放在低温箱的温度控制盘上，弹开安全栓，然后向下旋转温度控制盘。这个小小的灰白色气罐顶部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其刷新频率也越来越快，颜色也正在不断变化。

弗沃兹的注意力集中在这具失去知觉的身体上，他动作轻微而精准地用手术刀划开病人头颅底部的皮肤。在继续扩大手术切口之前，他在伤口处喷上药物以避免过多的血溢出。弗沃兹娴熟地把手术刀伸入到颈部肌肉下方，使脊柱顶部灰白色的骨头露了出来。他动作很小心，以免损伤肌肉。

“灵魂已经准备好了，弗沃兹。”达伦向他报告道。

“我也是，把她带来。”

弗沃兹感觉达伦的手腕碰到了他，都无须再看他就知道他的助手准备好了，他伸出手去接，等待着达伦完成操作。他们已经共事了很多年，彼此之间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默契。弗沃兹撑开了手术切口。

“送她进新家吧。”他轻声说道。

达伦的手移入了视线，他的手掌上捧着一个闪烁着银色光芒的、被唤醒的灵魂。

虽然作为医师，弗沃兹已经看到过无数次的灵魂，但这一次他仍无法不为灵魂所展现出的美而震惊。

灵魂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比医师手中手术器械的银色反光更耀眼。被从低温罐中释放出来她感到非常开心，她如同有生命的绸缎般翻滚缠绕，延伸舒展。她那成

千上万的、纤细柔软的羽状触角像苍白头发似的轻轻摆动。尽管弗沃兹·迪普·沃特斯曾见过的所有灵魂都那么美丽动人，但这一个看上去特别优雅。

他并非唯一有此反应的人，他听到达伦轻微的叹息声，听到学生们传来的低声赞叹。

达伦把这个小小的闪光生物轻柔地放入人类女孩颈部所切开的伤口里。灵魂流畅地滑入切口缝隙，将自己融入这个对她而言的“外星的生命体”，弗沃兹对她占据这个“新家”所展现的娴熟技巧非常钦佩。她用触角紧紧地缠绕住神经中枢，一部分则延展到弗沃兹所看不到的更深处，蜿蜒起伏地进入大脑，控制了视觉神经和内耳管道。她行动非常迅速且坚定。一眨眼，她闪闪发光的身体只有一小段是可见的了。

“做得好。”弗沃兹轻声对她说，他知道她还不能听到他说话。人类女孩才是拥有耳朵的那一个，而她仍在酣睡。

接下来就是完成工作的例行程序了。他清洗并将伤口缝合，在灵魂进入之后已经闭合了的切口上敷上药膏，使其避免与空气接触，然后在她颈部留下的伤痕上刷了一层伤口软化粉末。

“你的手术一如既往地完美周到。”他的助手说道。达伦出于某种弗沃兹难以理解的理由，保留了自己人类宿主的名字——达伦，并且一直未做更改。

弗沃兹叹息道：“我对于今天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遗憾。”

“你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医师应尽的义务。”

“治疗也会造成伤害，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

达伦开始清理工作区，他看上去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弗沃兹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达伦来说，这就足够了。

但是对弗沃兹·迪普·沃特斯而言，这一切还远远不够，做一个真正的医师是他生命的意义。他担忧地凝视着那个人类女性的身体，她正平和地安睡着，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平和在她醒来的那一刻就将被粉碎。这个年轻女孩毁灭时所有的恐惧，都会被她刚才放入她体内的那个无辜的灵魂承受下来。

他弯下身体，在这个人类的耳边轻声低语，弗沃兹强烈地希望里面的灵魂现在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祝你好运，漫游者，祝你好运，但是我多么希望你不需要它。”

回 忆

我知道一切会以结束开始，而结束在这双眼睛看来等同于死亡——有人提醒过我。

不是这双眼睛。是我的眼睛，我的，它们是我的。

我发现自己在使用的语言很奇怪，但这种奇怪的语言还是有意义的。抑扬顿挫的、短促的、盲目的、线性的，和我曾经使用过的许多语言相比，它说起来结结巴巴的，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其中仍然能够找到流畅的表达和情感丰富的措辞，它有时很优美。现在它是我的语言了，我的母语。

由于我族类最实际的本能，我让自己稳稳当当地进入这个躯体的所谓中心，使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或反应都与它不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直到它和我不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实体，那么它就是我了。

不是这个躯体，是我的身体。

我感到镇静剂的效果正在逐渐消失，神志逐渐清醒过来。我已经做好应付第一拨记忆的准备，事实上也就是最后的记忆——这个躯体在最后的时刻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作为结束的那段记忆。对现在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受到过完全的、详尽的警告。人类的情感会很强烈，比我曾经寄生过的其他物种的感受都要来得更有生命力，我已经设法让自己做好了准备。

记忆浮现了，而且，正如我所受到的警告一样，它并不是那些可以做事先准备的东西。

它伴着刺眼的色彩和尖锐的声音。她的皮肤冰凉，疼痛控制了她的四肢，灼烧着它们。她的嘴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恶心感，然后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我从未体会过的第五感，从空气中摄取微粒并将它们转化成她头脑中奇怪的信息，愉悦和警告——气味。它们使我注意力分散，胡思乱想，但那不是她的记忆。那些回忆可没有吸引人的味道，它有的只是恐惧。

恐惧像夹子一样将她紧紧锁住，在驱使着迟钝笨重的四肢前行的同时也束缚着它们。去逃亡，去奔跑——这已经是她所能做的一切了。

我失败了。

那些不属于我的回忆是如此令人害怕，感觉是如此强烈而又清晰，以至于切断了我的控制系统——淹没了我的客观和冷静。我完全忘记了这只是一段回忆，而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一切如同地狱，那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分钟，我就是她，我们在逃跑。

这里太黑了，我根本看不见。我看不见地面，也看不见我向前伸出摸索的手。我盲目地奔跑并试着去听追捕者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后，但我耳朵里听到的血管跳动的声音太响了，掩盖了其他的一切声响。

这里太冷了。这个现在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但它让我很痛苦。我被冻僵了。

她的鼻子嗅到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味道，很难闻。一刹那，这种不适让我得以从她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但那仅仅是一瞬间，我再一次被拉回了记忆里，而我的眼中已经满是恐惧的泪水。

我迷路了，我们迷路了，一切都完了。

他们现在肯定就追在我身后，脚步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接近了。有那么多脚步声！我落单了，我失败了。

猎人们在呼唤，他们的声音让我的胃痉挛，我感到一阵恶心。

“一切都好，没事了。”其中的一个哄骗道，试图稳住我，让我减速。她气喘吁吁的，这使她的声音一点儿也不自然。

“小心！”另一个大声提醒道。

“别伤害你自己！”他们其中的一个恳求道。一个深沉的嗓音满怀关切。

关心！

心跳几乎要击穿了静脉，一种狂暴的憎恨几乎令我窒息。

在我有过的其他所有人生经历中都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情感。又一阵厌恶的感觉把我拉出了回忆。一声刺耳的、尖厉的哀号穿透了我的耳朵，在我的脑海中激荡不已。叫喊声挤过了我的气管，在我的喉咙处划过一阵微弱的痛楚。

她在尖叫，我的身体纠正道，是你在尖叫。

我惊呆了，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瞬间失声，停止了叫喊。

这可不是回忆。

我的身体——她在思考！在和我说话！

但是，在那一刻，这种记忆比我的震惊来得要更强烈一些。

“求你了！”他们大叫道，“前面有危险！”

危险在后面！我在心中冲着他们尖叫道，不过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一束微弱的光，从谁也不知道的方向射来，照亮了大厅的尽头。那不是我害怕并预见的光滑的墙壁或上了锁的门，那是黑洞。

电梯井——荒废的、空荡荡的、被谴责的，就像这座大楼一样——曾经是藏身之所，现在却变成了坟墓。

我朝前奔跑的时候，一阵欣慰涌遍全身，还有一条路。虽然难逃一死，但或许可以不让对方得逞。

不，不，不！这个想法就是我的，我挣扎着把自己从她身上拉开，但是我们俩在一起，而且我们都在向死亡的边缘冲刺。

“求你了！”叫喊声更加急切了。

当我知道自己跑得足够快的时候，我想要放声大笑。我在脑海中看见他们的手离我只有几英寸，马上就要抓住我了。不过，我奔跑的速度与必须达到的一样快。就连到了楼面的尽头，我也没有停顿下来。我向前迈出一大步，前脚还没落地，就陷入了黑洞。

空洞的感觉将我吞噬，我的双腿徒劳地挣扎着。我的双手紧紧

握住空气，像爪子一样抓过去，搜寻任何实心的东西。冷冰冰的风刮起来，从我身边吹过，仿佛龙卷风似的。

在我还没感觉到之前，我就听见砰的一声响……风消失了……

接着浑身都是疼痛的感觉……疼痛就是一切。

让它停下来。

还不够刺激。我在疼痛中小声地自言自语。

什么时候疼痛才会停止？什么时候……

这一次，我目瞪口呆地定在那里，一动不动。除了我之外，不应该还有别人。然而，这个思想如此强烈，意识如此清醒！

我的，我反驳她，言辞之间充溢着唯有我才拥有的力量与权威，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那么为什么我在对她反唇相讥呢？各种声音打断我的思绪的时候，我不禁想道。

窃 听

这些声音轻柔，而且近在咫尺，我只是在此刻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很显然这段细声细语的对话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我担心这对她而言太可怕了，”一个人说道，声音很温柔但很深沉，是男性，“对任何人而言都太可怕了，那么暴力的行为！”语气中流露出他强烈的反感。

“她只尖叫了一次。”另一个声调较高、语气尖锐的女性嗓音满心欢喜地指出了这一点，仿佛她赢了一场争论。

“我知道，”那个男人承认道，“她非常坚强。其他人受到的打击比她小，可是心理创伤却比她严重得多。”

“我确定她会没事儿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

“或许你未能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这个男人话说得有些尖刻——讽刺，我的记忆如是说，“或许你本来打算像我一样当个治疗师的。”

这个女人发出饶有兴致的声音，大笑着说：“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猎人更喜欢你给出的另一种诊断报告。”

我的身体知道这个词，这个头衔：**猎人**。这让我浑身不寒而栗，是一种残余的反应。当然，我没有理由害怕猎人。

“有时候，我好奇人类的传染病是否会影响从事你们这一行的那些人，”那个男人打趣道，他仍然因为恼火而带着尖酸刻薄的语气，“暴力是你们生活选

择的一部分。你们的躯体是否残留了足够多的固有特性，让你们享受恐怖狰狞的那一幕呢？”

我对他的指责、语气感到很惊诧，这种讨论几乎就像……争吵。那是我的宿主所熟悉的事情，却是我从未经历过的。

那个女人辩解道：“我们并没有选择暴力，我们直面暴力，当我们必须那么做的时候。而且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坚强到足以承受这种不愉快，这对你们其余人而言是好事一桩。没有我们的努力，你们的平静生活就会支离破碎。”

“从前是这样。你们的职业很快就会过时了，我想。”

“这一论断中的错误现在就躺在那边的那张床上。”

“一个女孩，独自一人，而且还是赤手空拳！是的，对我们的和平生活真是极大的威胁啊。”

那个女人沉沉地呼出一口气，是叹息：“但是她从哪里来？她怎么会出现在芝加哥城的市中心？这座城市很久以前就荒废了，已经多年没有任何反抗活动的迹象了，她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她列出这些问题时，似乎并没有寻求答案的意思，仿佛这样的问题她已经说过许多次了。

“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那个男人说道，“我的工作只是帮助这个灵魂适应她的新宿主，而不必经历不必要的痛苦或创伤，而你却在这里干扰我的工作。”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是这段对话的主题，因为我仍然处于从昏迷中缓慢苏醒的过程里，使自己逐渐适应这个充满感官感受和意识的新世界的状态之中。我就是他们谈到的那个灵魂，这个词有一层新的含义，这个词对我的宿主而言含有多种不同的意思。我们在每个星球上都有不同的名字。**灵魂**，我猜这种描绘恰如其分——那种引领身体的看不见的力量。

“我的问题的答案和你对这个灵魂的责任同样重要。”

“这有待商榷。”

然后传来走动的声音，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耳语：“她什么时候会有反应？镇静剂的作用一定很快就要消失了。”

“当她准备好了的时候，让她顺其自然，无论如何她都有理由选择自己认为最舒服的方式处理这种情况。想一想她醒来时的震惊——在一个尝试逃跑时受伤，几乎濒临死亡的反抗者宿主体内！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和平时代承受这样的创伤！”随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他的音量也提高了。

“她很坚强，”那个女人现在用宽慰的口吻说道，“瞧，她对第一次也是最糟糕的记忆应付得多么好啊。不管她期待的是什麼，她都应对得很好。”

“为什么她就该必须这么做呢？”那个男人咕哝道，不过他似乎没有期望答案。

尽管如此，那个女人还是回答了：“如果我们能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

“需要只是你的措辞，我会选择想要。”

“那么有人必须承受不愉快的事情，”仿佛他没打断过她似的，她继续说道，“而且我认为，据我对这个灵魂的了解，如果有办法要她这么做的话，她都会接受这种挑战的。你叫她什么？”

这个男人很久都没有说话，那个女人等待着。

“漫游者。”他终于很不情愿地回答道。

“很合适，”她说道，“我没有官方记录，但是她一定会是为数不多的、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漫游的几个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个的话。是的，漫游者非常适合她，直到她为自己选择新名字。”

他什么也没说。

“当然啦，她可能也会用这个宿主的名字……我们通过指纹或视网膜扫描都没发现与宿主相匹配的纪录，我无法告诉你那个名字是什麼。”

“她不会使用人类的名字。”那个男人低声说道。

她采取了安慰人的应对方式：“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安慰。”

“这个灵魂会比大多数灵魂需要更多的安慰，这得归功于你们的搜索风格啊。”

耳边传来尖锐的声音——鞋跟在坚硬的地板上发出的嗒嗒声。这个女人再次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是从房间对面传到这个男人这里来的。

“在这一职业的早期，你的反应会很糟糕。”她说道。

“或许你对和平的反应很糟糕。”

这个女人大笑起来，但是声音却很不谐调——毫无真正的兴致可言。我的思想似乎很好地适应了根据语气和声调的抑扬变化来推断出真实的含义。

“你对我的职责所蕴含的内容没有明确的认识。在卷宗和地图上伏案工作数小时，大多数时候都是案头工作，似乎你认为的那种战斗或暴力并不常常发生。”

“十天前，你装备着致命武器，使这个身体精疲力竭地倒下了。”

“那是例外，我向你保证，不是常规。不要忘了，让你感到讨厌的武器会转过来对准我们的族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猎人不够警觉的话，人类会满心欢喜地杀死我们，只要他们有能力这么做，那些生活受到这种敌对行为影响的人则把我们当成英雄。”

“你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战争正在上演。”

“对人类的残余而言，是有一场战争。”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我的身体对它们有反应。我感到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要响一些。在我躺着的那张床旁边，一台机器发出的嘟嘟声，记录下这种加快的速度。治疗师和猎人都沉浸在意见相左的争辩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但那却是一场很久以前就已经输掉了的战争，甚至连他们自己一定也意识到了。他们寡不敌众，损失了多少？一百万，还是一个？我猜你会知道的。”

“我们估计局势对我们更有利，机会更大。”她不情愿地承认道。

听到这个信息，治疗师似乎很满意地放下了自己这方的反对意见。安静了一会儿。

我利用这段空白的的时间评估了自己的情况，一切都显而易见。

我在一家治疗机构里，刚从一次非同寻常的痛苦难忘的植入经历中康复过来。我确定我寄宿的这个身体在给我之前已经完全治愈了，那些被毁坏的宿主会被处理掉。

我考虑了治疗师和猎人之间针锋相对的观点。根据我选择来这里之前所得到的信息，治疗师更有道理，与小规模的人类残余的战争很早就已经结束了。那个被称作地球的星球已经变得与从太空看起来一样的和平宁静了，令人着迷的绿色植被，蓝色的海洋，散发出无害的白色水蒸气。正如灵魂一贯的作风，